

感天动地 催人泪下 耐人寻味 发人深思

# 风尘绝恋



● 黑龙过江 / 著

网上连载日点击量最高 200000 次。

平均日点击量 50000 多次。

百余家网站蜂拥转载。

深得网友的痴迷喜爱和热烈追捧。



中国文化出版社

# 風塵絕戀

黑龍過江 著

中國文化出版社



**中国文化出版社**

ZHGWHCHBSH

**书 名： 风尘绝恋**

---

**编 者： 黑龙过江**

**出 版： 中国文化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化出版社发行部**

**网 址： [www.zgwh.cn](http://www.zgwh.cn)**

**责任编辑： 徐传洲**

**封面设计： 耕者工作室**

**印 刷： 本社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mm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20千字**

**版 次： 2006年2月第一版 2006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001—2000册**

**书 号： ISBN 988-987-031-2/W. 119**

**定 价： 28.00元**

---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作者带领《消法》宣传工作会议参会人员赴越南参观考察时，摄于越南著名旅游风景区下龙湾。

## 作者简介

**黑龙过江：**当红网络作家。创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对崇高思想的歌颂。主要作品有：长篇报告文学《神秘的使命》、《悲喜人生》、《危难时刻——中国海军抗洪抢险纪实》、《锯琴之恋》；长篇小说《异性朋友》、《无悔人生》等。第二阶段主要是对人性光辉的赞美。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北京女人》、《风尘绝恋》、《娇妻逼我说往事》、《拽着婚姻找爱情》等。

楼主写得太好了，许多情节令人信服，而且深刻，发人深恩。描写细致，心理刻画尤其服人。看到这里，我觉得有点仿佛《茶花女》的神韵了。呵呵，楼主定是个博览群书的人。再加上丰富的生活阅历，才写得如此到位。

——新浪网友“楚江楼台”

2006-02-08 19:38:29

## 引 子

又进歌厅，又唱《曼莉》。

我唱不得这哀婉的曲调，我听不得这幽怨的歌词。我虽不知道《曼莉》这首歌创作的时间，但我和我的曼莉之间的故事，肯定发生在这首歌问世之后。此曼莉并非彼曼莉，惊人的相似，在现实与非现实之间有时会不期而遇。我真想寻找《曼莉》这首歌的作者，我想知道他是否与我有着相似的经历。太巧了，仅仅因为我们都与不同的名叫曼莉的女孩儿有过纠葛，我们也应该互相认识认识，哪怕两个人都能给对方一点慰藉也好。同事喜欢唱《曼莉》，我也不便阻止。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都起身回避。

我顺着长长的走廊走去。走廊的两侧，袒胸露臂，搔首弄姿，尚未被客人点中的女子，用贪婪的目光直视着我，她们渴望我成全她们的“生意”。

我心乱如麻，面无表情地从走廊尽头的狭小出口走上 23 层楼的楼顶。

夜风吹拂，繁星闪烁。整个城市的多数人群都已酣然睡去，只有贪图享乐的大款们和我们这些拥有特权的公款消费者还在过着纸醉金迷的夜生活。无度地吃，胡乱地喝。与这些原本纯洁善良、而今已变得毫无廉耻、出身最底层工农家庭的年轻女子们嬉闹厮混。我的领导和同事们，经常在酒足饭饱、同

小姐们同床共枕之后，美滋滋地感叹自己真是很幸运，居然在有生之年过上了几乎是天天有筵席，夜夜做新郎的美日子。

透过无边的夜幕，向着我家乡的方向望去。那个距这座南方繁华都市数千里外的东北小村庄一靠山屯，此刻已被沉沉的夜色淹没，静静的一片死寂。我那沉入梦乡的父老乡亲，绝对无法想象我过着怎样奢糜的生活，绝对无法想象我们吃一顿饭或找一位小姐寻欢作乐的开销，就相当于他们一年甚至几年辛勤劳作的全部报酬。想起他们，我经常愧疚，可我身不由己。我知道我这是堕落，可我必须随波逐流。

为了改变命运，为数众多的姑娘小伙儿从小村庄走出。命运是真的改变了。但改变后的命运带给我们的结果又是截然的不同。比如曼莉和我。

曼莉已经永远地离去了。可我总是以为那最后的“杀手”是我，是我与她的偶然相遇害了她，是我对她的紧追不舍害了她。

从她死后，我不想再进歌厅唱歌，我不想再找小姐作乐。我总是在其他小姐身上看到曼莉的影子。想着她这些年为了父母、为了弟妹、为了我、为了我那贫困的小村庄所过的被玩弄、被蹂躏的卖笑生活，我心中就有刀绞般的疼痛。可是，进歌厅、找小姐，已经成了我们下基层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到哪开展工作，接待单位都是安排吃海鲜、进歌厅、洗桑拿、找小姐。我的领导和同事们对这种安排已习以为常，乐此不疲。如果我不去，既驳了别人的面子，又有将来可能检举别

人的嫌疑。再说，从本能上，我对这种活动也不是完全的排斥。我自觉不自觉的必须与他们活动在一起。

所有的活动安排我都可以接受，就是这首《曼莉》我实在听不下去。每当听到有人点唱这首歌，我不仅借故走开，还情不自禁的一次次想起曼莉和我的过去.....



## 第一章

是世纪末年还是世纪初年相争执的那一年，我硕士研究生毕业被录取到国家某机关。激动、幸运、神圣、体面等等与我父辈毫不关联的字眼，都刹那间与我有了牵连。

机关大楼的威严，业务工作的高深，人际关系的神秘，使我整日紧张、亢奋，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半年里，我每天都不少于10个小时忙碌在机关内。领导赞扬我，同事们喜欢我，我的业务能力提高得很快。

那是一个周末下班时，处长微笑着来到我的办公桌前，对我说：“司领导要去南方检查工作，几个相关处室都要去人。咱们处你去吧，多了解了解下面的情况。除了工作以外的其他活动嘛，你随着领导好了。说话、办事有点眼力，领导没有意思让参与的事就别参与。领导有意思让参与的事也别硬回避。见机行事吧。”

我一愣。旋即鸡啄米似地点着头：“好好好，谢谢处长给我这么好的学习机会。”

“唔，工作上的事嘛，就不要客气了。利用双休日准备准备，星期一上午走。”处长那只宽厚的大手在我的肩背部轻轻拍了拍。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领导对我的关心和厚爱。

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不仅做好了物质上的充分准备，在精神和心理上我也准备得十分充分。我的处长和同事们在这半年里下去过几次，每次回来，看起来他们都非常疲惫。我想，到

各地去检查工作，肯定是相当紧张和繁重的。我决心经得起考验，过好下基层的第一关。

广州是一座开放得较早的南方都市，充满着浓浓的商业气息。各种店铺挨挨挤挤，各色招牌争相斗奇。急急行走的人们，不自禁地令我想起“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名句。

接待单位真是太热情了。接我们5个人，来了4辆豪华轿车，从机场停机坪把我们接上，径直把我们送到这座城市最高的五星级酒店。除了我和外处的一位年轻同事小赵住一间标准间外，司长和两位处长分别住套间和单间。不要说司、处两级领导住房的价格了，就是我们住的标准间，一宿还700多元呢，据说还是打了折的。在这之前，活了26岁的我，就是70元钱的旅店也未曾住过。

半个小时稍事洗漱休息，豪华轿车又把我们送到一座金碧辉煌的大酒店。

店内装潢典雅考究，器具新颖别致。服务小姐个个粉面含春，笑唇微启，身着旗袍，曲线毕露，亭亭玉立。她们站在走廊两边，弯腰低首，向我们致意。接着又紧随我们之后，走进包间为我们扶椅子，铺餐巾，摆餐具，而且就站在我们身后，一对一服务。

我受宠若惊，浑身的不自在。悄悄瞟了瞟其他人，他们都十分坦然地受用，只有我一个人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十分新奇，十分不可思议。

让我奇异的还不止这些。席间的频频敬酒，敬酒时那些车轱辘似的、令人肉麻的阿谀之词，间或交流的现代俚语、黄色段子，都使我闻所未闻，脸红耳热。可是，我的几位领导，一改在机关时的刻板严肃，一本正经，讲起那些旁门左道、几近下流的东西也是一套一套的，还不时与满桌人发出同样开怀放浪的淫笑。眼前的他们，与我在机关里看到的他们，简直是判若两人。

“各位领导，一会儿是唱是洗？”接待单位的同志用征询的目光在我们几位领导脸上扫视。

“什么是唱是洗，要先唱后洗。”接待单位的主要领导带着责备的口气否定了刚才的提议。

我又懵了。我不明白什么是唱，什么是洗，怎么非要先唱后洗。

不便问的不能随便开口。只能跟着、看着。

酒都喝了不少。从二楼餐厅，几乎都是摇摇晃晃的乘电梯上到18楼歌舞厅。我最年轻，别人不会频频敬我，我又不好意思频频敬别人，所以，只有我最清醒。

歌舞厅有大厅和包房。我们进的当然是包房。这间包房很宽大，里面有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供大家唱歌用，一部分供两个人跳舞用。歌厅中除了音响就是摆满三面的皮沙发，舞厅中没有座位，只有一张比单人床稍窄稍矮的平台。

我们按职务高低依次落座，各种饮料、水果、小吃立即摆上。

“各位领导，请点吧。不满意咱们再换。”接待的同志出去不到两分钟，后面就领来 10 多名风骚妖艳的小姐。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慌乱地把目光投向几位领导，看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

又一次出乎我的意料。他们的反应极其平淡。看到领来这么多小姐，就像吃饭时餐桌上又添了几个菜，没有任何表情的变化表示这有什么不正常。这还不算，几乎只在瞬间，我们临处的处长伸手指向一名团团的脸、鼓鼓的胸、圆圆的臀的一位十八九岁的小姐：“你，到我们老板这来。”他的手指同时转向我们的司长。显然，他早已熟悉了顶头上司的个人喜好。

被首先点中的小姐灿然一笑，翩翩走向司长，并像老情人相逢似的伸手揽住司长的脖子，实实在在的依偎在司长的怀里。司长顺势双臂裹住小姐弹性十足的胸部，把小姐紧紧的抱住。同时，喷着酒气的双唇在小姐细嫩白皙的脖颈上轻吻。这一切，都是那么的熟练而自然。

我更加奇异甚至有些莫名的惊诧了。平时在机关互相防范、勾心斗角，说话谨小慎微，办事躲躲闪闪，恐怕为别人留下什么口实和什么把柄。可是，在这种场合，拘谨没有了，防范不见了，一个个都很大胆，很放得开。最不该做的事在这里做了，最应该避人的事在这里没有任何回避。是因为都是男人，大家彼此彼此，谁也不说谁呢？还是因为互相钳制，一条绳上拴着数只蚂蚱谁也逃不脱呢？反正大家各得其乐，各忙各的。

在场的最高领导已经把小姐搂在怀里，其他的人也就无所顾忌了。几位处长和同事分别选中了自己满意的小姐，搂抱着半坐半卧在沙发上，调笑着，摸弄着。音乐声，浪笑声，尖叫声混成一片。

我的目光在剩下的小姐脸上游移着。我不是在挑选，而是还太不习惯，太不好意思，不知我该不该点小姐。小姐们有的使劲向前挺着高高耸起的胸脯，有的干脆一步跨到我的眼前，扭动着细软的腰肢，眼睛都直直的盯着我。我成了她们在这个包房中最后一个出卖自己的希望。

“去去去。你们出去，再换几个过来，让我们这位先生再选。”接待者以为我的犹豫是对这几位小姐不中意，便像驱赶动物似的将她们撵出包房。旋即，又进来七八位小姐。

她们在我眼前还未站稳，我便惊讶的发现了一个似乎熟悉的面孔。待我定睛再看她时，她也正在用惶恐的表情直视着我。

我心跳加速，热血冲顶。除了这场合，除了这风尘女的装扮，那圆溜溜的眼，那小巧中正的鼻，那红润润、微微翘起的唇，在那张椭圆形的脸上形成的十分完美的组合，一直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里，而且随着长长的回忆日渐清晰。

曼莉？我的曼莉！像她，太像她！是她，就是她！她怎么会在这里？！

我还没有来得及作出任何反应，只见那位小姐转身跑了出去。

她这一跑，我的心里一震，头上像被砸了一闷棍似的发昏发痛。是她，真的是她！她也认出了我。

“怎么回事，那小姐怎么回事？”接待者大发火气责问。

小姐们你看看她，她看看你，又都怔怔地看着我，谁也回答不了接待者提出的问题。

接待者把目光投向了，似在征询我看中了哪位小姐。

我心如刀绞，腹如水煮，浑身绵软。接待者等着我的回答。我只得强打精神，强作笑颜地说：“啊，那位，就是刚才跑出去那位小姐。”

“好了。去吧，去吧，你们去吧。”接待者又像驱赶动物似地把后来的几个小姐撵了出去。

最后一名小姐刚走到门口，接待者又像抓小鸡似的将她拉住。“你把刚才跑掉的那位小姐找回来，给你 50 元赏金。”说着往小姐胸罩里塞了 50 元钱。小姐刚转身，又被他拉回来。

“哎，那小姐叫什么名字？”

“曼莉，曼莉。”这名小姐没被点中本来没好气，让她去找另外一名被点中的小姐她当然不会愿意。只是拿了人家 50 元钱，还是要出 50 元钱的力。

曼莉！真的是我的曼莉！她怎么能在这里？她怎么该在这里？！

“别，别，别让她去了，我自己去，自己去。”我勉强站起身，朝包房外走去。

我一个小小办事员，接待单位也不是特别重视，不能只为

了我忙乎而冷落的我的领导。所以，他们由我去，没陪我，也没陪伴我。

走出包房，我的情绪已无法控制。我要马上找到曼莉，我要问清她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操起皮肉生意。

我发疯似地闯进小姐们聚集的房间，房间的电视屏幕上，播放着几个外国男女在一起淫乱的画面。小姐们边看着黄片儿，边像待宰的羔羊，期待着被男人点中，然后带着做成一笔生意的欣喜，心甘情愿的去被男人们玩弄、蹂躏。

曼莉没在这里。一名瘦瘦的小姐告诉我，曼莉刚才神色慌张的抓起自己的衣服跑了。不知她遇到了什么着急的事。

“她是东北人吗？”我问。

“是。你们刚才点的那几个小姐，只有一个四川的，剩下都是东北的。”一名小姐答。

“她姓周，叫周曼莉是吗？”我即使看清那小姐就是曼莉，我也仍然不相信是真的。我还要问个清清楚楚。

“这位先生看来还是个童男子呢，常识都不懂。”一名小姐猩红的嘴唇一撇，大大咧咧地说：“干我们这一行的，都不详细过问别人过多的事。我们只知道她叫曼莉，姓啥我们也不清楚。”

“曼莉住在哪？”

“哟，这位先生，到小姐住处可不行。要小姐出台只能把小姐带到你家里或是你住的宾馆。”本来我不懂“出台”是什么意思，但从这名小姐的神态、语气和带到家里或宾馆的建议，

我总算猜到了“出台”的大意。

我只从电影、电视、报纸、杂志上了解现在许多地方色情活动猖獗，还从来没有目睹过。这下算实实在在地看到了。在这样一座知名的都市，在这样一幢豪华的娱乐场所，色情活动竟是如此的大张旗鼓，操皮肉生意的小姐竟是如此的泰然自若，而她们的‘生意’看起来还十分的红火。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在这些风尘女子中，竟然发现了那张多年来令我梦萦魂牵的面孔和曾经无数次与我相偎相亲的身影。

我必须找到她，即使我初恋的美梦永远无法再圆，我也要弄清是什么原因使我纯洁、善良、美丽、可爱的曼莉坠入风尘，变成现在这个天天出卖自己肉体的“小姐”。

我无心唱歌，无心再找小姐。我恨不能立即找到曼莉，不论她躲到哪里，我都要见到她，把她怎么就沦落到这步田地弄个清楚。可是，在这座城市的茫茫人海中，寻找一个人是需要时间的，我无法向领导请假，无法脱离检查组。只有工作结束后见机行事了。

在走廊里，我强制自己的情绪稍许平静一点后，回到包房，想向司长说一声身体不适，然后回宾馆休息。

包房内，音乐在响，已没人唱。主宾数人都各自紧拥着小姐在沙发上缠绵。没有看到司长和那名被首先点中的丰满小姐。只见舞厅的门紧关着，听不到跳舞的脚步声，隐约的从里面传出女人细弱的呻吟声和男人粗重的喘息声。这种声音，我在电影电视中听到过。



我悄然退出包房，浑身乏力的迈动着双脚。心里一遍遍十分不解的发问：“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这时我已经恍然了。难怪下基层检查工作、调查情况的人回去时都显得十分疲惫，如此这般天天酒色加身，人怎么会有精神和干劲？不过，这已经不是我该管、也不是我能管的问题了。我眼下最关注的，是我的曼莉怎么会沦落成卖身的妓女？要知道，在我的家乡，她可是远近闻名的女能人哪。方圆几十里，谁不知道曼莉姑娘孤身闯天下有了出息？做生意发了大财，孝顺父母，关心弟妹，为父老乡亲做了许多善事。可是现在……

我颓然倒在宾馆的床上，回想着我与曼莉在一起的日子。